

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二十九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撰集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注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朱之

道爲己愛身雖違禮尙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

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

之也

疏逃墨至而已矣。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舊謂墨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尙得不敢

毀傷之義竊謂不然此亦互見之耳逃墨之人始既歸楊及逃楊勢不可復歸墨而歸儒假令逃楊之人始而歸墨及逃墨亦義不可復歸楊而歸儒可知也亦有逃楊不必歸墨而卽歸儒逃墨不必歸楊而卽歸儒者非以兩必字例定一例如是逃如是歸且以斷兩家之優劣也楊之言似近儒之爲己愛身而實

止知有己不知有人視天下皆漠不關情至成刻薄寡恩之惡墨之言亦近儒之仁民愛物而徒一概尚同不知辨異視此身皆一無顧惜至成從井救人之愚其爲不情則一天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故孟子並斷之無君父極之於禽獸非有罪名出入○注逃者至曰歸○正義曰禮記曲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云逃去也詩曹風蜉蝣篇於我歸處箋云歸依歸廣雅釋詁云歸就也歸正猶云就正矣伏生書大傳云和伯之樂名曰歸來鄭氏注云歸來言反其本也爾雅釋言云還返也廣雅釋詁云還歸也釋言云還返也下云追而還之又以還釋歸

既入其芷又從而招之

注

芷蘭也招胥也今之與楊

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人蘭則

可又復從而胥之大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

從而罪之亦云大甚

疏

注芷蘭也○正義曰音義云芷丁音立欄也圈也蘭與關

字同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方言曰莛園也注云謂蘭園也孟子既入其莛趙岐注云莛蘭也蘭園古通用漢書王莽傳與牛馬同蘭顏師古注云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藪園也阮氏元按勘記云蘭者假借字欄者俗字闌者正字也○注招胥也○正義曰音義云胥涓交切謂羈其足也按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緇作緇又作胥說文网部云緇縮也糸部云縮緇也周禮秋官冥氏掌設弧張注云弧張壘學之屬所以肩緇禽獸鬯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持之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緇中鳥來下則持其脚緇卽緇亦卽胥也緇之爲緇猶爾雅釋器捐之爲環聲類云胥以繩係取鳥獸也音義言羈其足皆本此然趙氏以胥釋招未詳所本趙氏佑温故錄云音義不爲招字作音字書引此經注與詩招招舟子並列音昭之下明其義有別音無別不知今讀何以相仍如翹字此惟國語齊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注招舉也當讀翹耳亦猶招招舟子本當如字而今乃與徵招角招之招同讀韶然愚又謂招之爲胥爲羈僅見此注絕少作證孟子之闡揚墨方深望能言距之人而不可得蓋未必有追咎太甚之事此節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

以與楊墨辯者有如追放豚然惟恐其不歸也其來歸者既樂受之使入其豎未歸者又從而招之言望人之棄邪反正無已時也豈既處之有常招又望之無已如是則不咎其往之意具見招字非但無取別音并不煩別義耳。注今之至太甚。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辯而不德服氏注云辯答闕辯也呂氏春秋淫辭篇云無與孔穿辯高誘注云辯相易奪也闕奪皆謂爭也墨子經上云辯爭彼也故趙氏以爭釋辯書業誓馬牛其風鄭氏注云風走逸釋名釋天云風放也詩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傳亦云風猶放也放風一音之轉放逸卽風逸也方言云豬其子謂之豚爾雅釋獸云豕子豬是豕卽豚也

章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

子甚之以爲過也

疏

來者不綏。正義曰論語子張篇云綏之斯來孔氏云綏安地

言孔子爲政安之則遠者來至此言來者不綏謂來歸者不受而安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注**征賦也國

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

織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

也

布有布至之征。正義曰：惠氏士奇禮說云：屋粟邦布見管子輕重篇。屋粟者地稅。夫一爲屋夫

三爲屋。荀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籬於室屋妄矣。蓋計畝以步計井以屋故。小司

徒得據而攷焉。而斂之旅師者是也。邦布者口泉衆寡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

縷之征。管子謂籍於萬民六畜妄矣。蓋家辨其物歲入其書。故鄉遂大夫得稽而征焉。而入之外府者是

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出三夫之地。稅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無田乃無職。使出一夫之口

泉出之。民曰夫布。入之國曰邦布。其實一也。謹案周禮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

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

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僂布質布。罰布廛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

說也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征賦之稱布司農有此二義一爲泉布之布則布卽錢也一爲布參印書以爲幣而引詩爲證毛詩衛風氓抱布貿絲傳云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賣物也孔氏正義云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黃幣帛筐篚是也又云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賈氏載師疏云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是征賦之布爲泉布非布帛孟子不云泉布之征而云布縷之征布與縷連稱則布爲布帛此趙氏所以不用夫布里布等說而以爲軍行之橫征也且屋粟里布國之常賦不容缺緩卽用二用三何致民有殍而父子離則趙氏義爲長○注布軍至役也○正義曰詩秦風無衣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次章云與子同澤三章云與子同裳是軍卒當給以衣也說文糸部云縷綫也紘縫也書棊誓善絃乃甲冑鄭氏注云絃謂穿徹之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甲冑皆以革爲之攷上記函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氏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績之數是甲聯合數革以爲之也又鞞人云鞞其線欲其臧也札子春云線謂縫革之縷是

甲冑之革皆必以線縷縫綴鄭云穿徹卽縫綴也武氏億釋甲云以繩謂之縷繩有飾謂之朱綬逸周書年不登甲不纓滕孔晁注曰縷繩甲不以組書綬乃甲冑正義引鄭云綬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續當使綬理穿治之說文云綬綬也魯頌闕宮篇貝冑朱綬傳朱綬以朱縷綴之疏謂以朱縷連綴甲也又按朱綬卽冑之綬太平御覽詩云貝冑朱綬謂以貝齒飾冑朱縷綴之也少儀疏謂以朱繩綴甲故鄭云亦鈹飾也是鄭所云鈹飾而以亦字言之明其蒙冑爲義疏但指連綴甲於義猶未備也按土比武氏所詳是縷爲紕甲之縷也葉時禮經會元云六軍人自爲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所給也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爲兵兵皆自賦初無煩於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與謹按梁惠王下篇引晏子己云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則春秋時行軍轉食已有粟米之征布縷粟米旣非常賦則力役亦非徒役之正額旣轉米粟必有負荷之人所謂勞者弗息也音義云斯義同廩賤役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廩役廩養死者數百人何

休注云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爲役養馬者曰廝炊烹者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云有廝養卒集解引韋昭云析薪爲廝炊烹爲養斯之訓爲析緣其任析薪故名斯廝其俗字也蘇林云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名養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而

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注君子爲政雖遭軍旅量

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

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

離析忘禮義矣注則分至義矣○正義曰論語季

氏篇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集解引孔氏云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孟子言父子離析趙氏兼及分崩因有異心各思逃竄則父不顧子子不顧父故忘孝慈之禮義矣

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

民輕斂君子道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

身

注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

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
實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

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疏諸侯之寶三○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仁親

以爲寶注云寶謂善道可守者寶與保通謂保守此
土地人民政事也○注求索至身也○正義曰荀子
大略篇云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
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
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
而刑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
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刑
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

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
 故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
 名之以詎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
 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史記藺相如傳云趙惠文王
 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
 五城請易璧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
 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趙二萬人此所謂與
 強國爭之強國加害也莊子讓王篇云故無因而至前
 干仞之雀漢書鄒陽傳獄中上書云故無因而至前
 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文選作隨侯之珠
 夜光之璧淮南子覽冥訓云譬如隨侯之珠和氏之
 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注云隨侯漢東之國姪姓
 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
 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史記李斯
 列傳有隨和之寶正義引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
 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
 斷蛇邱歲餘蛇銜明珠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隨侯
 之珠無求索爭國事趙氏蓋連及之新序雜事篇云
 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
 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

珠可以示諸求
索或指此與

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
侯如茲永無患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注

盆成姓括名也

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

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

喻

注盆成至必死○
正義曰說苑建本

篇有盆成子是盆成二字爲姓周氏廣業孟子出處
時地攷云死矣盆成括正與孔子由其死矣語同何
故斥之又晏子外篇載景公命盆成适以母柩合葬
於路寢事晏子稱之曰适者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又
嘗爲孔子門人是齊有兩盆成
括也然孔庭從祀無盆成括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

注

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

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

其軀而已矣

注

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慧

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疏

注

有至身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才智也方言云智或謂之慧是小有才謂有小慧也論語衛靈公篇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集解鄭注云小慧謂小小之才智說文心部云慧儂也慧則精明精明則照察人之隱慧則苟利捷利則超越人之先皆危機也君子明足以察其而仁義行之智足以成事而謙順處之是爲大道也夫道大則能包容小人以有孚而化道大則無驕亢異端以相感而通于食有雖何害之有

章指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

謙終吉君子道也

疏

小知自私。○正義曰史記賈生傳服賦中語。○大雅先人。○正

義曰文選西都賦云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李善注云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焉又上林賦揜羣雅注引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後漢書文苑傳孔融數禰衡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郭劉劭人物志九徵篇云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先人與自私相對謂以人爲先已退讓處後也鶡冠子近迭篇云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義雖異而指略同又按崔篆慰志賦云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李賢注引詩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大雅或指此然與上小知不類且先人無謂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注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

客所館之樓上也

疏

注館舍至上也○正義曰儀禮聘禮及館周禮秋官司儀致館

注並云館舍也呂氏春秋必已篇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舍釋館又以此釋舍又知士篇

靜郭君善劑貌辯於是舍之上舍注云上舍甲第也
此上宮當如舍謂上等之館舍也趙氏以爲樓者
說文木部云樓重屋也宮在屋之上故名上宮女部
云婁空也广部云樓屋麗廡也四部云四窗牖麗廡
闔明也禮記月令可以居高明注云高明謂樓觀也
劉熙釋名釋宮室云樓牖戶之間諸射孔樓樓然也
然則樓之名取於婁麗廡以闔明釋之卽玲瓏之轉
聲蓋其制窄狹而高四面開窗牖以上爲稱而下言
爲樓也

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
若是乎從者之屨也注屨屏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
未成也置之窗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

孟子于者曰是客從者之屨屨匿也孟子與門徒相隨

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

疏

注屨屏至成也
正義曰說文

屨部云屨屨也尸部云屏屨屬趙氏以縱爲屏而以
草屨釋之此直以屏釋屨屏爲草屨故云織之有次

業而未成謂織草爲屨已有次第而尙未成爾雅釋詁云業叙也國語晉語云則民從事有業韋昭注云業猶次也次與叙義同云有次業者以次釋業也說文欠部云次不前不精也故以爲未成廣雅釋詁云業始也與創造作等字相轉注然則業屨猶云造屨創屨屨始作爲業猶牆始築爲基衣始裁爲初皆造而未終之稱也○注屨匿至匿也○正義曰音義云屨或作麼同音搜今諸本作麼惟廖本作屨論語爲政篇人焉廋哉集解孔氏云屨匿也淮南子說山訓不匿瑕穢高誘注云匿藏也不直言其竊而說云藏匿以爲戲也趙氏以匿釋屨又以竊釋匿謂或婉言匿其實疑其竊也故孟子直以竊對之說文欠部云盜從中出曰竊隱公八年公羊傳稱人則從不疑也注云從者隨從也儀禮鄉飲酒禮賓及衆賓皆從之注云從猶隨也華嚴經音義引蒼頡云侍從也故從者爲門徒相隨又云侍從者也

爲竊屨來與

注

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隨事

我本爲欲竊屨故來邪曰殆非也

注

館人曰殆非爲

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

疏

注自知問之過。正義曰經云館人求之

弗得或問之注云有來問孟子者而於孟子之答則云孟子謂館人此注云館人曰又云自知問之過然則前來問者即館人也蓋館中非一人來問之館人不必即求屨之館人抑館中公共求之而問者止館人中之一人故

別之云或問之也

注

孟子曰夫我設教

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

逆拒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

取之與否君子不保異心也見館人言殆非爲是來

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答之

疏

注孟子至答之。正義曰城氏琳經義雜記云

以經省曰字趙注特下孟子曰以補之章指云非已所絕已字正釋經子字陳氏元投樹記云夫子之設

科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木子竹
子案注云夫我設教授之科僞疏亦云夫我之設科
以教人則作予是也子蓋字形相涉而諒趙氏佑
温故錄云此作孟子語而云夫我趙氏從無改字明
是漢人經文不作夫子子乃字而夫音扶作孟子
言適足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語仍是意含隱諷矣論
語述而篇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集解
鄭氏云往猶去也說文言部云評召也追呼謂追逐
而召之呼爲評之假借也管子七臣七主篇云馳車
充國者追寇之馬也房元齡注云追猶召也論語子
張篇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義疏本作距此不
拒孔本韓本及閩監毛三本作距宋本岳本咸淳儒
州本廖本作距距拒古通也國語齊策故專兵一志
以逆秦韋昭注云逆拒也詩大雅皇矣敢距大邦孔
氏正義云敢拒逆我大國亦以逆釋拒逆與順對不
順其來學之情而受故拒之卽逆之也廣雅釋詁云
竊取也云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卽竊之與否也有學
道之心又有竊屨之心是有異心見其有學道之心
而受之不能保其無竊屨之心則或卽爲從者之度
不可保也卽亦不可知也故云不能保知荀子法行

篇云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藥枯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孟子錄此章一以見設教者之大一以見寄托者之多所以錯門戶之見而黜借廕之魄趙氏生漢末見當時跋扈之家非不受學於大賢君子之門而黨籍中未嘗無依附虛聲之士故有慨乎言之

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

獨竊履非己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

於是也

疏受之如海百川移流○正義曰揚子法言學行篇云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學山

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造次必於是○正義曰論語里仁篇中語釋文引鄭氏云造次倉卒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注**人皆有

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

人也

疏

人皆至仁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忍，卽下無害人之心。

人皆有所不

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注

人皆有不喜爲謂貧賤也。

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

爲此者義人也

疏

人皆至義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卽下無穿踰之心。○注此

者義人也。○正義曰者字疑羨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

用也

注

人皆有不善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爲仁仁不

可勝用也

疏

注能充大之。○正義曰：呂氏春秋必己篇禍充天地高誘注云充猶大也。

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注

穿牆踰屋姦

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爲義義不可勝

用也

疏

穿踰。○正義曰：閻監毛三本此作穿窬下穿踰之類作穿踰。宋本孔本韓本皆作踰說文

穴部云窬穿木戶也。是部云逾述進也。逾卽踰。窬踰二字本異。禮記儒行華門圭窬注云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圭窬卽左傳之圭竇。故徐氏音豆卽讀窬爲竇也。其實竇窬義皆爲空而字不同。窬自音史耳。趙氏云穿牆踰屋則自爲踰。越之踰論語陽貨篇云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集解引孔氏云穿穿壁也。窬窬牆也。釋文云踰本又作窬。然則釋文論語本作穿。踰是論語之穿窬。與孟子之穿踰一也。或借窬爲踰。故有作穿窬者。其實皆穿踰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

不爲義也。

注

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

既不見輕賤不爲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

皆可以爲義也。

疏

注爾汝至義也。正義曰爾汝爲尊於卑上於下之通稱。卑下者自

安而受之所謂實也。無德行者爲有德行者所輕賤亦自安而受之亦所謂實也。蓋假借爾汝爲輕賤受爾汝之實卽受輕賤之實。故云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非謂德行可輕賤專在稱謂之爾汝也。既實

自當受之實自不能不受經言無受者自勉於德行
不爲人所輕賤也故云旣不爲輕賤不爲人所爾汝
德行已高白不爲人所輕賤猶分位已尊自不爲人
所爾汝非謂有可受之實而強項不受之也謂取有
此不得不受之實而勉以去之也但德行無窮非僅
免人輕賤而已故又須充大之使不獨不爲人輕賤
凡身所至無非義之所至斯爲自強不息之道也毛
詩秦風無衣篇與子偕行傳云行往也禮記樂記云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無爭注云至猶達也行也趙氏
以自行釋往字以所至申上達字自行所至皆可以
爲義卽是無所往而不達於義也荀子解蔽篇云偷
則自行又云心者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
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
自行謂任心所欲行無有禁止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

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

穿踰之類也

注

餽取也人之爲士者見尊貴者未可

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

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

踰之類也

疏

注餽取也。○正義曰音義云丁曰注云餽取也。今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餽字

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木亦作餽奴兼切按餽餽二字方言皆有之一云餽取也注云謂挑取也一云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餐或曰餽或曰餽徐鍇說文繫傳云相謁相見後設麥飯以爲常禮如今人之相見飲茶也趙氏以取釋餽自本方言丁公著謂傳寫誤者是也姚寬西溪叢語云玉篇食字部有餽字注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與孟子言餽之義爲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餽之義趙岐以餽訓取是也當如郭氏方言其字從金爲餽玉篇廣韻餽音他點反取也廣韻上聲銘音忝而平聲又有銘字音纖訓曰利也說文以銘爲甬屬乃音纖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按餽乃挑之轉音以言餽卽以言挑也俗以鎖鑰不能開用物

挑之謂之銛正是此銛也。舌爲今之鋸，鋸方言作鋸。

說文作銛，正以其挑取土而得名。鋸有二種，一種堅

厚，用以上挑，可多得土。一種纖利，用以深入。此纖利

者形正近於舌，蓋銛之遺也。漢書賈誼傳：「屈原賦

云：莫邪爲鈍，今銛刀爲銛。」晉灼曰：「世俗以利爲銛，徹

惟其利，故能挑取其義，亦相貫矣。龍龕手鑑：食部平

聲有銛字，云音甜甘也。又舌部云：「厝，厝餽，胡五俗

甜，正徒兼反，甘也。然則餽乃甜之俗字。漢前無之，又

按說文：金部銛，從金舌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舌字非聲，當作酉聲。酉，舌貌也。他念切。在谷部。此木

部炊竈木之柄，舌屬之。銛皆用爲聲，依此則銛宜作

銛。若然，則銛爲酉之通借。以言銛卽是以言丙。魏校

六書精蘊云：說文酉字音忝，象舌在口外露舌端。砥

物也。人有持短長術以言鈞人者，孟子斥爲穿踰。是

銛誤爲銛，又銛誤爲銛矣。附其說於此，以俟參攷。

注人之至類也。正義曰：失言失人，本之論語：「衛靈

公篇：「但彼之咎止於不智，故云智者不失人，亦不失

言此以言銛以不言銛是以儗巧刺取人意，心術隱

伏以竊取人情與竊人物無異。故云是皆穿踰之類。

一不智一巧智兩者正相反。然趨利入邪亦終是無

知而已穿踰人所恥而不爲以言不言銘人所甘於爲而且自詡以爲得計者由不知此卽穿踰之類宜充而達之者也充無穿踰之心而不以言銘不以不言銘則庶幾能勉進於義而不爲人所輕賤矣前節意已結此又申明充無穿踰之心如是也

章指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善亦遠矣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注言近指遠近言正

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疏善道也○正義

曰說文彘部云道所行道也禮記大學篇是故君子
有大道注云道行所由是道卽行善道謂善行也戴
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脩其身六經孔孟之言
語行之約務是脩身而已語知之約致其心之明而
己未有空指一而使人知之求之者致其心之明自
能權度事情無幾微差失又焉用求一知一哉○注
言近至存焉○正義曰不下帶而道存孟子自發明
言近指遠之義也脩其身而天下平孟子自發明守
約施博之義也趙氏以脩身明指身言此不下帶暗
指心言故以近言爲正心凡人束帶於要限間心在
帶之上說文勺部云勺脰也肉部云肱脰肉也勺卽
脰卽臆劉熙釋名釋衣服云膺心衣鈎肩之間施
一襜一奄心也脰臆當心亦居帶上仁守於心而吐
於口故四體不與也守雖明言脩身而未言所以脩
身之事趙氏以仁義明之謂所以脩身者爲守此仁
義也仁者元也義者利也元亨利貞爲四德故云施
德於天下施德卽施仁義也旣以正心明言近以守
仁明脩身又並云正心守仁皆在脰臆者謂正心卽
守此仁義脩身卽是正心言如是守卽如是雖分言
之實互言之也事天之本不外身心平天下之功不

外仁義孟子之指趙氏得之矣春秋繁露人副天數
篇云天地之象以要爲帶帶而上者盡爲陽帶而下
者盡爲陰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董子之說以
天任陽不任陰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此亦
不下帶而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注

身正物正

道存之義

疏

注身正至平矣。正義曰身正成己也

天下平矣。物正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以知
行仁事皆合於義孔子所謂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
脩己以敬脩己以安百姓也

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注

芸治也田以

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

疏

注芸治也。正義曰說文耒部云穎除苗間穢也

重文芸穎或从芸芸爲穎之假借亦耘之首文也
除穢卽所以治之故以治釋芸禮記曲禮馳道不除
注云除治也是也。注是求至太輕。正義曰廷琥

云孔本無是字汲古
陰本輕下有也字

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注堯舜之體性自善

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

民

疏注堯舜至於民。正義曰體性猶荀子解蔽篇云體道楊倞注云體謂不離道也管子君臣上

篇則君體法而立矣房元齡注云體猶依也依與不離義同依性卽中庸所云率性人性本善堯舜生知率性而行自己爲善者也湯武以善自反其身己身己安於善然後加善於人堯舜率性固無所爲而爲湯武反身而後及人亦非爲以善加人而始爲善此非尙論堯舜湯武也爲托於堯舜湯武者示之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注人動作容儀周旋

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疏

注人動至至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動作也禮記少儀

祭祀之容注云容卽儀也冠一人字明此泛言人不指上堯舜湯武堯舜湯武或性或反皆無所爲而爲人之繼堯舜湯武而或性或反皆如堯舜湯武也德盛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

注

死者有德哭者哀也

疏

注死者至哀也○正

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惟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真意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注

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

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忍欺

人也

疏

注經行至人也○正義曰僖公二十五年左

傳趙衰以壺殮從經注云經猶行也釋文云讀徑爲經文選魏都賦延閣允宇以經營劉達注云直行爲經素問效論王冰注引靈樞經云脉之所行爲經是經爲行也體德不離德也在心爲德行而著之則爲節操毛詩小雅鼓鐘篇其德不回傳云回邪

也國語周語求福不回晉語公室之不回注皆訓同
爲邪回邪不正之人國所廢黜不用而此則自行其
德非由求固祿位故爲清操介節以結上知也言不
信則招尤謗而來惡名今以不忍欺人而庸言必信
非謂欲弋致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注君子順性
方正之名也

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待命而已矣

疏

注君子至已矣○正

義曰順性卽率性謂委舜也說文尼部云蹈踐也踐
德謂湯武反身也詩小雅采芣信儀卒度傳云
度法度也說文又部五度法制也人生有不容踰不
容缺之常度則而行之是爲行法周旋中禮哭死而
哀經德不回謂君子於此二端則俟之於命也順性
行二端謂君子於此二端則俟之於命也順性
蹈德行其法度盛德所致自然周旋中禮也哭死而
哀也經德不回也言語必信也爲生者爲人也若爲
人則此四者非干祿卽正行干祿固虛僞之小人孟
子特指出正行二字其人嚴氣正性自命爲君子與
干祿者之形相反而與干祿者之虛僞則同孟子指
之爲正行趙氏申之云正行爲名後世此類非不托

於孔孟而高言堯舜孟子則已於千古之上有以爲
之自益成以下辨別士品小慧之殺身言銘之人邪
舍田之自輕而此章分真僞於豪芒則學
道之人不能保其竊履尤爲切切者矣

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

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疏

堯舜之盛湯武之隆
○正義曰史記太史

公自序云伏羲至純厚作八卦堯舜之盛
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注**大人謂當時

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此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
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

言語得盡

疏

注大人至得盡○正義曰此大人指當
時諸侯而言故云尊貴者音義云藐丁

音邈藐然輕易之貌又音眇按廣雅釋詁云邈遠也
又選思元賦允塵邈而難腐舊注幽通賦黃神邈而

靡質今應劭注皆訓逸爲遠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

山釋文引簡文注卽以藐爲遠蓋說大人則藐之當

釋藐爲遠謂當時之遊說諸侯者以順爲正是狎近

之也所以狎近之者視其富貴而畏之也不知說大

人宜遠之遠之者卽下皆古之制我守古先王之法

而說以仁義不曲徇其所好是遠之也以爲心當輕

藐恐失孟子之惜阮氏元按勸記云勿視其巍巍然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魏作魏音義出魏魏

丁云當作巍是經文本作魏作魏非也按說文嵬部

云巍高也論語泰伯篇巍巍乎惟天爲大是巍巍爲

大故何晏注云巍巍乎高大之稱也史記晉世家魏

大名也集解引服虔云魏喻巍巍高大也淮南本經

訓云魏闕之高高誘注云門闕高崇嵬嵬然又倣真

訓高誘注云巍巍高大故曰魏闕魏卽巍巍古或

省山作魏莊子知北遊篇魏魏乎其終而復始也又

天下篇魏然而已矣亦作魏省山易繫辭傳云崇高

莫大乎富貴故趙氏以富貴釋之經云勿視其巍巍

然者猶俗云不必以其富貴置在目中也趙氏云勿

敢視之魏魏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勿敢視也勿視者

義相反勿敢視者心畏其富貴自不敢視也勿視者

不以其富貴爲重而視之也勿敢視是畏勿視是不
畏趙氏謂其富貴可畏若此而不畏之蓋在他人則
勿敢視者在我則勿視在他人則畏之
在我則不畏之曲折以互明其義也 堂高數仞

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

注

仞八尺也棖題屋霤也堂

高數仞振屋數尺奢汰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室也

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

疏

正義曰仞詳見前

爾雅釋宮云楨謂之棖楨直而遂謂之閭不受檐謂
之交檐謂之楹方言云屋栝謂之櫺郭璞注云卽屋
檐也亦呼爲連絲劉熙釋名釋宮室云楨栝也其形
細而疏栝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
謂之棖在棖旁下列衰衰然垂也栝旅也連旅旅也
或謂之櫺櫺縣也縣連棖頭使齊平也檐接也接屋
前後也霤流也水從上流下也按屋自中棟至檐用
椽相比近棟者名交謂交於楣上也接交而長直下
達於檐者名閭以其下垂故名棖矣棖之抵檐處爲
棖題其下覆以瓦雨自此下灑故爲霤亦爲楹楹取

於滴也今尚以瓦頭爲滴水自瓦言之爲雷自椽言之爲椽題近在一所故趙氏以屋雷釋椽題也雷屬瓦故亦作甃廣雅釋宮云甃謂之甃是也程氏瑤出通藝錄云甃二十八八年左傳慶舍援廟榑而動於甃則甃爲覆椽之瓦可知言其多力引一榑而屋宇爲之動也若以甃爲屋極則太公之廟必非容膝之廡所援之椽必爲當檐之題題之去極甚遠安得援而動於極也程氏說是也援椽甃動亦屋雷與椽題相近在一所之證也趙氏旣以屋雷明榑題矣又云堂高數仞振屋數尺奢太之室阮氏元校勘記云椽題三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占本椽題作振屋謹按振字乃旅宇之譌說文木部云楣秦名屋楹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栝檀屋栝前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記饋饗在西壁注引舊說云南北直屋栝屋旅卽屋栝屋栝卽屋檐正椽頭之所在趙氏蓋云屋旅數尺譌旅爲椽又倒屋旅爲旅屋遂不知其說而竟改注文爲椽題矣今仍存振屋二字而證明之以著趙氏之義識者察之經傳稱堂高者皆指堂階而言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考工記云般人重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

一筵注云周堂高九尺殿三尺則夏一尺皆有尺寸之限矣故趙氏以此堂高爲大屋之高周氏柄中辨正云堂屋高卑之度經無明文惟攷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鄭注雉長三丈高一丈度廣以廣度高以高則門阿高五丈宮隅高七丈尙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三丈六尺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八尺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指堂階無疑矣謹按孟子數仞並非踰制而數仞之指堂階無疑矣謹按孟子亦渾言其堂之高耳當時縱借乎帝制堂階之高不必更踰九尺而屋之高或進二丈八尺者爲二丈六尺可也所以總括之以數仞耳趙氏以爲大屋是也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椽題三圍曾子大賢卽爲尊官何致僭天子九尺之階若三圍莊子人間世釋文李注曰圍然則三圍者三尺也廷琥云趙注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

人我得志弗爲也

注

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

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

疏

注極五至一丈。○正義曰：說文食部云：饗，具食也。

或從巽，片部，云：具共置也。列前有方丈之多，則極五味無不備，置故以饗釋食。謂食言具食也。論語爲政篇有酒食先生饗，集解引馬曰：饗，飲食也。廣雅釋詁云：饗，食也。是具食亦單謂之食。儀禮士冠禮具饗于西塾，注云：饗，陳也。周禮秋官掌客皆陳，注云：陳列也。趙氏旣以饗釋食，又以列釋饗，是食前卽具食於前，亦卽是列於前。晏子春秋問下云：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

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

注

般大也。大作樂而

飲酒驅騁田獵，從車千乘，般於遊田也。

疏

注般大也。○正義曰：

般大，詳見公孫丑上篇書無逸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文選西京賦：般于游畋，其樂只且。薛綜注云：盤，樂也。此云盤于遊田，般與盤通。書盤庚：漢書古今人表作般。庚君爽時，則有若甘盤。史記燕世家作甘設，是也。此與般樂之般，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訓大者不同。

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注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
爲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
何爲當畏彼人乎哉

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
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爲

爲之寶玩也

疏

茅茨至蕩心○正義曰韓非子堯之
有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亦見

淮南子主術訓史記自叙云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
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莊
公四年左傳楚
武王曰余心蕩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
者寡矣注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

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

寡矣

疏

注養治至寡矣。正義曰周禮天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云養猶治也說文

子部云寡少也存與亡對故以不存爲亡單豹事莊子養生篇云田開之見周威公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而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疾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者皆不備其後者也呂氏春秋必已篇云單豹好術離俗棄世不食穀實不衣芮溫身處山林巖岨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高誘注云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也幽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外獨此之謂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也亦見淮南子人間訓

者寡矣

注

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欒黶之類

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也

疏

注謂貪至衆也。正義曰詩大雅桑柔篇民之

貪亂箋云貪猶欲也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暴戾貪頑
高誘注云求無厭足爲貪是貪爲多欲也引晉欒黶
者襄公十四年左傳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
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
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
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
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
怨實章將於是乎在是其事也黶雖不亡而盈亦必
亡先德之恃焉可久乎

章指言清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
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

可不由也

疏

清淨寡欲。正義曰史記自叙云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禮記孔子閒居云

清明在躬注云清謂清靜說文水部云澗無垢穢也澗卽淨字

會稽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

羊棗孰美

注

羊棗棗名也會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

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

之故問羊棗孰與膾炙美也

疏

注羊棗棗名也。正義曰爾雅釋木云遵

羊棗郭璞注云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爲羊矢

棗孟子曰會稽嗜羊棗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羊棗

一名遵說文棗羊棗也是以爲棗之總名也趙氏以

棗名釋之以棗類衆多此其中一名耳何氏焯讀書

記云羊棗非棗也乃柿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

羊矢其樹再接則成柿余乙卯客授臨沂始視之沂

近魯地可據也今俗呼牛奶柿一名榎棗而臨沂人

亦呼羊棗曰榎棗此尤可證柿之小者通得棗名不

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爲疑周氏柄中辨正云陳禹

謨名物攷云嘗道鄒登嶧山或以羊棗噉余其狀絕

類柿大僅如芡實蓋名爲棗而去棗遠矣此皆得之

親見益信何氏之說不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羊棗卽木部之栲爾雅諸棗中之一與常棗絕殊不

當專取以爲訓棗樹隨地有之盡人所識赤心而外

刺非羊棗也木部云棗棗也似柿而小一日榎按
傍卽釋木之遵羊棗也凡物必得諸目驗而折衷古
籍乃爲可信昔在西苑萬善殿庭中會見其樹葉
似柿而不可信實似柿而小如指頭內監告余用
此樹接之便成柿古今注云榎棗實似柿而小味亦
甘美師古曰棗棗今之榎棗也榎與遵音相近榎卽
遵字也內則芝栲賀氏曰芝木榎栲軟棗棗文云栲
本又作櫛櫛者榎之誤○注會子至美也○正義曰
爾雅釋詁云惟思也身我也趙氏謂會子思念其父
既歿不復再食此羊棗故已身不忍食之禮記少儀
云牛羊魚之腥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
皆蒸而不切麋爲辟雞兔爲宛脾皆羶而切之切蔥
若菹實之醃以柔芡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葷菜切之
復焮切之則成膾內則云膾春用蔥秋用芥肉程細
者爲膾大者爲軒其餘文與少儀略同注云言大切
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此軒
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釀菜而柔之以醃殺腥肉及其
氣今益州有鹿殘者近由北爲之矣軒或爲脾或
爲鬱說文肉部云牒薄切肉也膾細切肉也牒卽聶
而切之周禮天官醢人注引少儀作牒而切之然則

牒者切之成薄片如今片肉也又將所片細切成條
謂之報切段氏玉菽說文解字注云凡細切者必疾
速下刀少儀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按報與躁音近
報之爲疾卽躁之爲疾報而切之卽今肉躁子也南
史恩倖傳云宮中譌云趙鬼食鴨鷓諸鬼盡著調鷓
與調韻正讀如躁鷓猶滿滿亦爲疾蓋漢言報六朝
言鷓今則爲躁也劉熙釋名釋飲食云膾會也細切
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乃會合和之也赤蓋肉
之精者白蓋肉之肥者先分切而後合之所以爲會
醢人五齊七菹注云齊當爲齏五齏昌本脾析屋豚
拍深蒲也七菹韭菁茆芹筍菹凡醢醬所和細
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齏菹之稱菜肉通此因少儀
內則麋鹿稱菹脾析爲牛百葉豚拍爲豚脣亦爲齏
是齏菹通稱於肉以細切爲齏則齏卽膾在菜但牒切
肉之牒而切者爲軒又報切之則爲膾在菜但牒切
而不報或全物不切是爲菹細切者爲齏以其皆爲
牒切則肉亦名菹以其皆爲細切則肉亦名齏但菹
之名可通於肉而膾之名則不聞通於菜是膾專爲
肉之細切者也菹齏皆用蔥薤醢醬和之今人以
生蝦生蟬蠍用酒酢椒薤拌食之此古肉食爲菹之

遺用全物而不切者也說文艸部云菹酢菜也韭部云菹鹽也鹽菹也通俗文云淹韭曰菹淹薤曰鹽菹菹鹽之斷食者可用酢其久藏者兼以鹽或用全或用切或用細切其細切者今尚名菹矣而肉之牒切細切者皆未有生用醯酢芥薤和食之制蓋膾之法今不可詳矣內則諸膳有牛炙牛膾羊炙豕炙魚膾卽儀禮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中物孔氏正義云牛炙炙牛肉也毛詩小雅楚茨云或燔或炙傳云炙炙肉也箋云炙肝炙也孔氏正義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燔火曰燔瓠葉傳曰加大曰燔對遙炙者爲近火故云燔從於獻酒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性曰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多爲鬻而貫之以炙於火如今炙肉矣瓠葉云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次章云炮之炙之傳云毛曰炮加火曰燔炕火曰炙箋云柔者炙之乾者燔之孔氏正義云凡治兔之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鬻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若今之燒乾脯也禮記禮運云以炮以燔以烹以炙注云炮裹燒之也

燔加於火上炙貫之火上內則獨詳於炮云炮取豚
若牂割之劑之實聚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
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皸注云炮
者以塗燒之爲名也謹當爲墜塗塗有穰草也此
益連毛以墜塗塗裹之置火中燒其毛隨塗脫去又
用手摩去皮肉上之皸更入鼎鑊煮之以其用塗包
裹燒之故名炮炮者包也是爲毛曰炮也去皸之後
入鑊煮之則炮而烹矣若不入鼎鑊近火炙之則爲
燔遠火炙之則爲炙攷工記廬人重欲傳人注云傳
近也傳火卽近火也是爲炮之燔之也段氏玉裁說
文解字注云瓠葉傳云炕火曰炙正義云炕舉也謂
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按炕俗字古當作抗
方言曰抗縣也是也縣而炙之則遠火也是爲炮之
炙之也軟棗爲人君燕食所加之庶羞視公食大夫
禮二十豆之用膾炙禮之隆殺有差
卽物之甘嘉或別故以孰美爲問耳
孟子曰膾炙哉

注

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會子

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

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注

孟子言膾炙

雖美人所同膾會子父嗜羊棗耳故會子不忍食也

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

故諱之也

疏

注譬如至故諱之也。正義曰周禮春

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禮記王制云大史典禮執簡記
奉諱惡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大史所奉之
諱惡卽小史所詔之忌諱蓋雖小史掌之而必由大
史進之也曲禮云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
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
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
諱廟中不諱檀弓云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
曰舍故而諱新注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桓公
六年左傳申繻云周人以諱事神注云自父至高祖
皆不敢斥言孔氏正義云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
於周然則周制以諱事神天子諸侯諱高祖以下鄭
氏謂適丁以上諱祖推之則大夫三廟當諱會祖庶

人不逮事父母者雖不諱祖亦仍諱父是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諱父者君之名則未有敢斥言者此諱君父之名之事也隱公八年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上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法云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嬖內故陳爲嬖姓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卽先人之謚稱以爲族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稟之時君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由此言之則姓可賜卽可改族由氏立則姓不與族同矣禮記大傳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注云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孔氏正義云正姓者對氏族爲正姓也若炎帝姜黃帝姬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始祖爲正姓也

云高祖爲庶姓者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
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爲游氏國氏之等然則
庶姓者氏也同姓爲一族其以氏爲族者謂九族之
族蓋一族分爲九族可各爲氏而九族總爲一族其
姓仍同也白虎通姓名篇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
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昏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
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爲重人倫也姓者
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
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卽可知其
德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
之後爲與滅國繼絕世也此分別姓氏甚詳段氏玉
裁說文解字注云按人各有所由生之姓其後氏別
既久而姓幾湮有德者出則天子立之令姓其正姓
若大宗然如周語帝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
陳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命氏曰陳慶叔安裔子章
父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秦龍蓋此三者本皆
姜爲董之子孫故子之以其姓又或特賜之姓前燕
所承者如史記白虎通禹祖昌意以薏苡生賜姓姬
氏殷契以元鳥子生賜姓子氏斯皆因生以賜姓也
必兼春秋傳之說而姓之義乃完舜既姚姓則媽爲

舜後之氏可知姓氏之禮姓紉於上氏別於下鄭駁
五經異義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
名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
所出故氏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黃出
姓而氏之說也既別爲氏則謂之氏姓故風俗通
大論皆以氏姓名篇諸書多言氏姓氏姓之見於經
者春秋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曰南氏姓
也李字也南爲逗氏姓也三字爲句此氏姓之明文
也史記陳杞世家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舜
汭其後因爲氏姓媯氏五帝本紀曰自黃帝至舜
禹皆同姓帝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媯氏契爲商姓
子氏棄爲周姓媯氏此皆氏姓之明文也凡言賜姓
者先借以爲有德者則復賜之祖姓使紹其後故
稷賜姓曰媯四岳堯賜姓曰姜董父舜賜姓曰董秦
大費賜姓曰嬴皆予以祖姓也其有賜姓本非其祖
姓者如鄭氏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
帝姓媯炎帝之所賜也是炎帝黃帝之先因自有姓
而炎帝黃帝之姜媯實爲氏姓之朔始夏之姓以商
之姓子亦同然則單云姓者未嘗不爲氏姓單言氏
者其後以爲姓古則然矣至於周則以三代以上之

姓及氏姓爲昏姻不通之姓而近本諸氏於官氏於
事氏於王父字者爲氏不爲姓古今之不同也謹按
伏羲以上人道未定有男女而無夫婦人知有母而
不知父無父子則無族矣伏羲畫八卦定人道使男
女有別男女有別則夫婦有義夫婦有義則父子有
親鄭氏注昏義云子受氣性純則孝受氣純則一本
相生而有族於是賜姓之制蓋遵昏姻之禮以長
育子孫則賜之姓以旌別之所謂因生賜姓者蓋由
此也故云遠禽獸別昏姻也其始未必人人皆賜姓
而得姓者爲貴久之相慕相習則賜姓者非一時此
所以神農之姓賜於大皞黃帝之姓賜於炎帝也至
國語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
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其同生而異
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此所謂姓卽氏也同是
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此所謂姓卽氏也或是
子而或得姓或不姓而春秋時之公子或賜氏或未
不賜氏也季子以懷嬴之故附會其說姓氏之分未
足爲據蓋至黃帝時天下已無不有姓之人而族類
繁多而賜姓以別其族中之族故一姓而有諸氏焉

久之忘其正姓遂以氏爲姓而氏又分氏書禹貢錫
上姓鄭氏注云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
之氏然則此賜姓卽是命氏是古時通謂之姓周乃
分正姓爲姓庶姓爲氏耳禹賜姁姓契賜子姓稷賜
姬姓皆與舜之姓媾同所謂氏姓也蓋自黃帝以後
凡賜姓皆是賜氏所謂因生以賜姓在無族無姓以
前是因其生氣不純而以姓表其同在族旣繁滋之
後是因其生氣滋盛而以姓表其異其同德也其異
亦德也故皆爲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也若論正姓
惟伏羲初定人道時所賜乃爲眞姓本族自黃帝以
後庶姓之中更爲庶姓惟本其所
知者以爲姓卽以爲族而已矣

章指言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
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

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疏

○思親異心
○正義曰

荀子大略篇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
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

七 嘸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
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注孔子居陳不

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
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

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

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爲思魯之狂士也疏

注簡大至

士也○正義曰此文見論語公冶長篇但彼云斐然
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此不同彼集解引孔氏云簡
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
進趨於大道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蓋孔氏
讀斐爲匪匪然卽非然包氏注不知而作爲穿鑿此
孔氏以斐然成章爲穿鑿成文章謂以非然者成爲

文章也趙氏本此以不得其正解之儀禮觀禮云伯父帥乃初事注云初猶故也楚辭招魂樂先故些注云故舊也是不忘其初卽不忘故舊也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周禮地官大司徒文引此者所以別乎阿私曰黨之黨蓋趙氏生桓靈時目見當時南北部黨人之議朝廷捕而禁之謂之黨錮恐學者誤以聖人所稱吾黨之士卽此三君八俊希風標榜之徒故旣以鄉釋黨又引周禮以明之謂孔子所稱吾黨之士卽是吾鄉之士也非此朋黨部黨之謂也舊疏不知趙氏之指妄肆譏評而說者或謂孟子之文本作五黨之士故引五黨釋之尤失之遠矣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

也狂獩乎狂者進取獩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

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注中道中正之大道

也狂者能進取獩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

狂獩次善者故思之也

疏孔子至次也。正義曰此亦見論語子路篇獩作狷

音義云猿丁音絹與狷同按說文犬部猿疾跳也一曰急也國語晉語小心狷介韋昭注云狷者守分有所不爲也猿之爲狷猶捐之爲環又心部云懷急也讀若絹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論語狷孟子作懷其實當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注

萬章曰人行何如

斯則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

謂狂矣

注

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

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蹠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

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

參父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疏

注琴張至學者

也○正義曰琴張之名一見於昭公二十年左傳云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紫之賊女何弔焉注云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孔氏正義云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七子

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
卽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
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
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一見於
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
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
游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
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
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
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左傳莊子皆周人之書趙氏豈
不知之而以琴張爲子張觀左傳正義所引鄭賈之
說則當時固以琴張爲子張而趙氏本之也服虔始
疑而家語始以琴牢一字張杜預注左傳所本者此
也然家語晚出之書未足爲據論語子罕篇牢曰子
云吾不試故藝鄭氏注云牢弟子子罕也不言卽琴
張史記仲尼弟子傳亦無琴牢其人陳氏論語古
訓云王肅家語叙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
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

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肅云談者卽指鄭氏夫
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爲二
人肅臆說不可信按鄭衆賈逵旣以左傳之琴張爲
子張則當時說莊子亦必以琴張爲子張孟子反與
琴張或編曲或鼓琴則編曲者反而鼓琴者張也故
謂子張善鼓琴又正當時以莊子之琴張爲顓孫師
之證而趙氏本之也蓋子張之爲人短之者甚多荀
子非十二子篇云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
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
鄙家也學於孔子鄭氏解論語堂堂乎張云子張容
儀盛而仁道薄至馬融注師也辟則云子張才過人
失在邪僻文過直以辟爲邪僻此趙氏本之謂其不
能純善也漢書古今人表以子張與會稽相次列於
第三而以琴牢列於第四似亦以子張卽琴張而琴
牢別爲牢曰子云之牢別無琴張之名趙氏生王肅
前未見有家語自不知琴張卽琴牢以子張釋之非
無木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跣蹕無常也跣
或作蹠楚辭七諫馬蘭蹠蹕而日加王逸注云蹠蹕
暴長貌也暴長卽無常之意無常謂之蹠蹕非常亦
謂之蹠蹕趙氏注孟子云子張之爲人蹠蹕譎詭是

也文選東京賦瑰異譎詭辭綜注云譎詭變化也漢書劉輔傳云必有卓詭切至顏師古注云詭異於衆也異於衆亦謂其非常何以謂之狂也注萬章問何

以謂此人爲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注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

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

是其狂也

疏

注嚶嚶志大言大者也。正義曰音義云嚶嚶火包包切說文口部云嚶誇語也

志大言大是誇語矣既欲之而又慕之故重言古之人說文心部云慕習也習者重也在心欲之不已則形於口者亦不已毛詩小雅出車猷狁于夷節南山式夷式已大雅桑柔亂生不平召号實靖夷我邦傳皆訓夷爲平爾雅釋詁云平成也易復象傳中以自攷也釋文引鄭氏注云攷成也向秀云攷察也禮記禮器觀物弗之察矣注云察猶分辨也平與辨義通則夷攷卽是攷察說文大部云奄覆也掩與奄通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獯也

是又其次也

注

屑絜也不絜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

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污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

獯人次於狂者也

疏

注屑絜至狂者也。正義曰毛詩邶風谷風篇不我屑以傳云

屑潔也古脩潔之字皆作絜楚辭招魂云朕幼清以廉潔兮王逸注云不污曰潔不污穢爲絜是污穢爲

不絜矣漢書楊胡朱梅云傳贊云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顏師古注云狷介也故此注以狷爲有

介之人有所不爲則有所介畫不妄爲故不以不絜爲絜也不絜是污穢之行能恥之賤之是不絜此不

絜之行也與之是進而教之故爲可與言是獯也孔是又其次也八字一句故易獯也爲獯人以明之孔

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

注

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

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

疏

注憾恨也至故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憾恨也。楚辭哀時命云志憾恨而不逞兮是也。荀子脩身篇云害良曰菑有害於德故云。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

德之賊語見論語陽貨篇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

矣。**注**萬章問鄉原之惡云何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

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

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

是鄉原也。**注**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是嚶嚶若有

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

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

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涼涼而生

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之行媚愛也故闡然

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

疏注孟子至鄉原○正義曰孟子

言三字解曰字何以是嚶嚶以下皆論鄉原嚶嚶鄉原之嚶嚶也言何以是嚶嚶若有大志謂鄉原之嚶嚶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非如狂者之真有大志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鄉原之言行不顧也狂者曰古之人古之人鄉原則亦曰古之人但狂者之稱古人是欲之慕之鄉原之稱古之人則大言以譏斥之謂古之人行何爲嚶嚶涼涼爲句生斯世也句爲斯世也善句非如狂者之大言也趙氏以上古之人爲句古之人行何爲嚶嚶涼涼爲句生斯世也句爲斯世也善句與斯可矣一連貫下相呼應故云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也毛詩唐風杜蘅獨行嚶嚶傳云嚶嚶無所親也說文足部云嚶疏行也疏與覲反無所親故疏又水部云涼薄也從小京聲薄與疏義亦相近不與人相親則不以周旋盤辟施之於人故云有威儀如

無所施之貌也音義以古之人行為句何為之為張云于偽反謂古人之行何所為而如是生斯世也但取為人所善之善人此為字讀如字矣闕為官豎之稱爾雅釋天云太歲在戌曰闕茂李巡注云闕蔽也趙氏讀闕為奄干詩大雅皇矣篇奄有四方傳云奄大也故釋為大又思齊篇思媚周姜傳云媚愛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

以為德之賊何哉注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

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

之者欲以責之也萬章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

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為賊德何為也注萬子至為也○正義曰

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趙注萬子即萬章也云云是始

邠卿注本作萬子趙氏謂其不解於聖人之意美之者欲以責之此說頗曲夫公孫丑萬章告子之徒平日反覆辨難往往數千百言孟子皆據理告之未嘗

責其不解何至此忽欲責其不解而反假以美之乎
蓋鄉原之行孟子雖已告之其所以稱原者孟子尚
未言也孟子未言則萬章不知萬章不問則孟子終
不言後世之人亦終不知賊德亂德者幾何不接踵
於世而堯舜之道不可得入矣是非有萬章此問不
可故特稱子以美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萬章於此獨
稱子明有注文然萬子曰乃記體不得謂孟子稱之
爲子不解之解讀當爲解言其問之審也蓋孟子七
篇萬章傳述之功居多其於究論古帝王聖賢言行
惟萬章獨勤以詳孟子之功莫大於尊仲尼稱堯舜
闡揚墨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以立萬世之防實萬
章相與發明之此章則其問答終畢之事故特著子
稱焉以結七篇之局論語秦伯篇云伺而不愿釋文
引鄭注云愿善也趙氏讀原爲愿故以原人爲善人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
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注

孟子言鄉原之人

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
流俗之人行合於汙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
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
所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

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

疏

注鄉原至賊也。正義曰

無可非無可刺則真善矣故趙氏以能匿蔽其惡解
之流俗之人不可同志則同之而不敢異汙亂之世
不可合行則合之而不敢離蓋自托於達士之和光
而曲爲浮沉俯仰之術似忠信則非忠信似廉潔則
非廉潔論語學而篇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
友交而不信乎廉潔亦屬與人交接之事故趙氏括
之以爲人謀惟其志行既同流合汙而其與此流俗
汙世之人共事又能盡心力以爲之謀而不自私其
財利此人所以皆悅之也彼見人皆悅之遂亦自信
爲涉世之善法故自以爲是而要之非仁義之實也

所謂非之無可舉刺之無可刺亦此流俗汙世之人耳若孔子則已刺之爲賊孟子則已非之爲不可入

堯舜之道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

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

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注似真而非

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

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

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衆似有德者此六似者皆孔

子之所惡也

疏

注莠莖葉似苗○正義曰毛詩齊風甫田維莠騶騶傳不言何物小雅大

田不稂不莠傳云稂童梁也莠似苗也按莠之爲物有二御覽引韋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夏小正四月秀幽國策魏西門豹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廣雅釋草云莠莠也幽莠莠一聲之轉

說文艸部以萋次葇葇卽爾雅釋草之孟狼尾史記
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其卑溼則生藏葇集解引漢書
音義云葇狼尾草也葇爲狼尾萋爲狗尾所以相次
也則狗尾之名莠乃萋之通借字也此不稂不莠傳
旣以稂爲童梁說文艸部云葇禾粟之采生而不成
者謂之童葇重文稂采卽穗字爲禾成莠之名葇禾
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
童之猶言獨也稂是生而不成者於是說文卽以莠
字次之云莠禾粟下揚生莠也揚者簸揚之謂粟之
不莖好者簸揚之必在下今農人尙呼之爲下揚農
桑輯要云穀種浮稅去則無莠徐踏亦謂莠出於粟
秕今狗尾草徧野皆一種自生不闢粟稅所種則下
揚所生之莠別爲似禾之物與萋之爲狗尾者異也
葇卽禾之秀而不實者故卽以莠名之根莠一類根
成於病莠生自種爲有別耳下揚中有米而不全浴
謂之半掩故能生也程氏瑤田以下揚爲飛揚段氏
玉裁以下揚爲下垂難乎達矣○注佞人至惡也○
正義曰論語陽貨篇云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
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集解孔氏云朱正色紫
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包氏云鄭聲淫

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孔氏云利口之人多言少
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此謂惡似而非與
彼義略別爾雅釋詁云王佞也書臯陶謨云何畏乎
巧言令色孔壬孔壬卽莊公十七年公羊傳所云其
佞孔壬指巧言令色巧言令色卽共工之靜言庸違
象恭滔天靜言象恭似乎有義矣而不知實庸違滔
天爲甚佞也韓非子入經篇云言之爲物也以多信
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于人不解也啞者
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箱信乎
辯此辯辭所以若有信也禮記樂記云魏文侯問於
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
不知倦子貢對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
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
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然後聖人作
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旣正天下大定然後正
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
君之所好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
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
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鄭聲所以亂樂論語衛
靈公篇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氏云鄭

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
危殆故當放遠之也說文木部云朱赤心木木之赤
心者名朱朱卽赤故楚辭招魂大招朱顏王逸注行
云朱赤也攷工記畫績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
北方黑故爲正色劉熙釋名釋朱帛云紫疵也非正
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法言吾子篇云或問
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中正則雅多
哇則鄭漢書王莽傳贊云紫色搯聲應劭云紫間色
搯邪聲也按搯與哇同

與斯無邪慝矣

注

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

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民興起而家給人

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爲邪惡之行也

疏

注經
常至

行也○正義曰白虎通五經篇云經常也說文走部
云返還也廣雅釋詁云反歸也反與返同歸卽還也
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云正
治也荀子非相篇云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

趙氏以正爲政教故以道化釋之五常是仁義禮智
信經正是以仁義禮智道化之謂經正之也說文昇
部云興起也毛詩小雅天保篇以莫不興傳云興盛
也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周禮地官旅師
掌聚野之糶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殛
其興積注云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縣官徵
聚物曰興賈氏疏云興皆是積聚之義興爲積聚又
爲茂盛故以庶民興爲家給人足倉廩實而知禮節
管子文詳見前秋官大行人殷頰以除邦國之慝注
云慝惡也故以邪慝爲邪惡也莊公十一年公羊傳
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
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注云賦此詩
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趙氏
之義則孟子言反經與公羊傳異

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獯不合似
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
化於己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也

疏

子率而正孰敢不正
○正義曰史記

平津侯主父列傳贊云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
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
而正孰敢不正趙氏本此蓋隱
以公孫宏脫粟布被爲鄉原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
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注

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

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
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
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

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遠

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

疏

由堯至知之。正義曰
孟子言必稱堯舜以堯

舜治天下之法爲萬世所不能易故末自堯舜而下
言湯文孔子所聞而知之禹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

散直生所見而知之無非堯舜之道堯舜之道通變
神化之道也上言鄉原自以爲是而不足與入堯舜
之道末言君子反經而已矣然則反經者堯舜之道
也又云經正則庶民興言經正則經有不正者矣反
經而經正則不反經經有不正者矣孟子所云反經
卽公羊傳所云反經反經爲權權卽通變神化何爲
經經者常也常者不變之謂也狂者常於高明君子
則反之以柔克猥者常於沈潛君子則反之以剛克
如是則其常而不能變者皆以反而歸於正此庶民
所以皆興起於善而無邪慝也惟鄉原非之無舉刺
之無刺其闖然媚世本無一定之常爲剛克柔克所
不能化又自以爲是非勞來匡直所能移故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實爲聖世奸民而古今大憲也此孔子
所以惡之而思狂猥之士狂者反經則由狂而中正
猥者反經則由猥而中正故君子反經而經正也萬
原而外皆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此堯舜之道爲萬
世君子之法故湯文王孔子問而知之卽知此反經
經正之道也禹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見而
知之卽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反經爲權實卽堯舜
通變神化之道公羊氏不能闡而明之孟子則詳言

之矣。○注卓遠。○正義曰楚辭逢尤篇世既卓今遠眇眇注云卓遠也。出湯至於文王

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又王則聞

而知之。注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

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

故二人等德也。疏注伊尹至德也。正義曰書君奭

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毛詩正義

引鄭氏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

伊尹孫子用間篇云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帝

注云伊尹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

變夏作殷作官於下洛之陽名相官口尹尹既相

則仲虺同時爲左相知伊尹爲右相矣引春秋傳者

定公元年左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

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書序云湯

歸自夏至於大坳仲虺作詒史記殷本紀作中鬻索

隱云仲虺二音鬻作壘音如字尚書又作虺鬻萊一

音之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

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注太公望呂尚

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

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

也

疏注太公至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大明篇維

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傳云師大師也尚
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箋云尚父呂望也
尊稱焉佐武王者爲之上將孔氏正義云史記齊世
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
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
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
子之美稱太誓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
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如世家之文則尚
本是名號之曰望而雜師謀云呂尚釣匡注云尚名
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
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爲號也

係于其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

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

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亦惟純

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

惟時受有殷命哉鄭氏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

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毛詩

正義曰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王

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大雅緜詩毛傳云率下親上曰

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論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斯衝

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之說蓋鄭先

受韓詩於張恭祖後又通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

引詩傳說或韓詩魯詩說也趙氏所謂四臣之一與

鄭氏說同散宜生既在四臣之中而降茂德秉文德

昭明德故云有文德而爲相也按見而知之謂親見

當時所以治天下如此在堯舜時舉一禹臯陶則稷

契益等二十二人括之矣在湯時舉一伊尹萊才則

當時賢臣如女鳩女房義伯仲伯咎單等括之矣女

文王時舉一太公望散宜生則虢叔秦顛閻天召公

畢公榮公等括之矣非謂見知者僅此一二人也蓋

通變神化之道作於黃帝堯舜而湯文王聞而知之
知而行之其始百姓固日用而不知而賢聖之臣爲
之輔佐者親見此脩己以敬無爲而治之效固無不
知之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大戴帝繫篇堯娶
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散宜蓋由孔子而來至於
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

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
后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注至

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
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鄒魯相
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己足以識孔子
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
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

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
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爲
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

疏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正義曰趙氏以無有爲無有名世之人上云然而無有謂當時之人以爲無有下云則亦無有因人言無有則亦當使之無有音義云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鄰魯相鄰故曰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況絕筆於獲麟也趙氏佑温故錄云魏氏作孟子論謂世未遠居甚近蓋將自負於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聞知望天下後世之人或者曰顏曾思爲孔子見知之人明矣孟子何不正言而概以無有曰顏曾思之見知不待言也蓋古今道法之所以不墜者固賴近有見知遠有聞知而當見知已往聞知未來尤必有人焉以延其絕續之交然後見以紹見聞以啟聞近不絕而遠可續觀詩陳伊尹保衡而後則有太戊盤庚武丁之爲君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之爲臣皆以傳湯

與伊萊之道故文王得以聞而知子貢稱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皆以存文與
散望之道故夫子得以聞而知推之禹臯至湯雖書
缺有間然而歌稱祖訓征述政典史記伊尹之於湯
言素王九主之事其非無人焉相授受相維持於堯
舜之衰可知也其人類不及聖而足以爲聖之資否
則各以五百餘歲爲斷亦云遙濶之甚矣湯文孔子
雖甚聖其不歎文獻無徵者幾希矣獨至春秋戰國
之際而異學邪說爭鳴交煽班生所謂仲尼沒而微
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其孰是與於知之者孟
子未得爲孔子徒亦既不親見聖而猶以其近而未
遠爲幸因益以未遠而無有爲懼夫未遠而已無有
知之者復何望於遠而知之哉孟子力肩斯道實自
居於見聞絕續之交之一人而備述所知以上紹前
之知下遺後之知其所紹直自禹以下有不止於顏
會思者而其所遺於後爲益無窮期矣謹按此義與
趙氏之指小異而相近然謂顏曾思爲見知非也堯
舜湯文以此道措諸天下而巍巍皞皞一時輔佐之
人共見之是爲見而知之湯文王之知雖起於聞而
實徵於見禹伊尹周公雖見知而非不可聞知惟孔

子但聞知而不能措之天下使當時賢者得見而知
孟子去孔子之生未遠鄒魯又相近言庶幾私淑其
人得聞而知之也然而堯舜湯文不復見於世則此
聞而知者無有措於天下蓋自孔子時已無有見而
知之者矣況生百年後則亦無有見而知之者矣爾
者辭之終也乎爾者決絕之中尚有餘望也此孟子
思王者之不作而不欲徒托諸空言其辭遜其悵婉
或乃以孟子道統自居夫道無所爲
統也爲道統之說者失孟子之教矣

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叙宏
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
雖有此限蓋有遇有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
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

天地剖判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騶衍稱
引天地剖判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騶衍稱
以來韓非子解老篇云唯夫與天地之

剖判也俱生廣雅釋天云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
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爲精濁
者爲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朴素而未
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爲天
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聖人不出名世承間
○正義曰見漢書楚元王傳贊○蓋有至止筆○正
義曰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
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論衡逢遇篇云伊尹箕子才
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
也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
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
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漢書儒林傳序
云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
王法至獲麟而止班固答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

姪廷琮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九終

孟子正義卷三十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撰集

孟子篇叙

疏

正義曰音義云此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叙之意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

攷證云篇叙亦趙邠卿所作其意蓋本序卦欲使知篇次相承不容紊錯也雖配儷五七未必盡符作述微旨存之亦足見聖哲立言事理畢該隨所推尋無非妙緒矣如魯論羣弟所記宜無倫叙而說者謂降聖以下皆由學成故首學而成學乃可爲政化趙氏民故次爲政以類相求實皆好學深思之效也

孟子篇叙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叙之意也

疏

正義曰明

名篇叙者爲七篇次序之義非如詩序書序之序也

孟子以爲聖王之盛惟有

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

仁義爲首篇也

疏

正義曰易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卽元義卽利仁義之爲道卽元亨利貞之爲德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者也孟子言必稱堯舜堯舜之道卽仁義矣 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

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

正義曰根心謂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

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

也 正義曰思禮謂三年之喪 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

之以離婁之明也 正義曰說文卅部云奉承也承先王之禮而行之所謂述也禮

記樂記云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明者當明

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

疏 正義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明其行也 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

以告子論情性也

疏正義曰人性善

所以能孝弟情性在內而主

於心故次以盡心也

疏正義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是情合於性盡其心者

知其性也是性本於心

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

終於盡心也

疏正義曰盡心則知性知天故與天道通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

建篇之首梁惠王也趙氏之說題辭謂退自齊梁而著作其篇目各自有名則未盡然古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立言不朽雖聖人不能易豈必窮愁始著書哉特壯年志在行道未遑專意耳故其成在遊梁之後其著作斷非始此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爲三冊記仕宦出處離婁以下爲四冊記師弟問答雜事迨歸自梁而孟子已老於行文既絕少又暮年所述故僅與魯事分附諸牘末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列目以仁義兩言爲全書綱領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於梁齊之下繼以鄒滕魯益孟子生平所注意者祇此五國而已乃其在梁也始以去利行仁義期之終料其嗜殺而去

於齊宣王始以易牛之仁冀其王終以伐燕之暴決於歸鄒於仁政一言行否未可知而父母之邦君子重之且與齊宣皆屬舊君不容略也滕文尊禮孟子遇矣而國小多故莫必其成功魯則周公之後孔子之鄉平公乘五百里之地既知用樂正子兼有見賢之意似可與圖功矣而卒不遇孟子一生行藏首篇盡之矣其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壯而欲行厚望之辭也功之成否身之遇否皆歸之天老不得志絕望之辭也首次二篇以天終末篇以天始梁惠王以王道始盡心以聖學終公孫丑由王道推本聖學其爲章二十有三記齊事者十有五餘入章皆言仁義又王道也而齊之仕止詳見起訖明是篇爲在齊之日公孫識之矣滕文公亦兼舉聖學王道而滕係弱小故其言井田學校雖較詳於齊梁但可新其國耳王非所能也聖王不與於上聖道將絕於下於是九闢楊墨以承之許行夷之以至陳仲子皆邪說誠行之害仁義者也故以不得已好辯終焉離婁萬章告子盡心發端言堯舜心性與滕文公同其後皆雜說訓言而萬章一篇又知人論世之林此則七篇人致可得而略言者趙氏以爲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

義道德性命禍福榮然靡所不載信矣謹按周氏所云似較趙氏爲長然探趙氏篇叙之指蓋恐後人紊亂其篇次增損其字數故假其義以示其信耳如後稱字數以五七不敢盈之義則知三萬四千六百有奇非傳寫之謬三萬五千二百有奇實增多之篇所羨詎真以孟子取五七不盈之義爲此字數哉

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

法之也

疏

正義曰天以七紀昭公十年左傳文也尙書堯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馬氏注

云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第四曰主日法天第五曰主水謂辰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又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尙書大傳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璇機者何也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機是故璇機謂之北極鄭氏注云七政謂春夏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七政也人道盡而萬事順成馬鄭之說不同趙氏此文

作璿璣不作旋機則用馬氏義也。渾天者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漢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鑄銅爲之象，衡橫其中，璣轉於外，以知天度。故云璿璣運度也。范甯穀梁傳序云：七曜爲之盈縮，楊氏疏云：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日歲一周，天月一月，一月一星，十二歲一周，天火星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天金星二星附日而行，亦一歲一周。天是七政分離各行其度，而聖人造璿璣使七政畢陳於目，故云聖以布曜布曜者，卽布此七政之曜言。孟子一書分而爲七，如天之有七政而舜以璿璣布之也。劉陶作七曜論以復孟子疑，卽以七篇爲七曜。趙氏蓋本此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

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

疏

正義曰：題辭稱二百六十一章，此言九當有誤也。易繫辭傳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

十，有四九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此云不敢比易當期之數，而期四時十二月三時，則九个月當有二百

七十日於數亦不能合孔本作常期者
義云當期音朞則本作當字今正之
三萬四千六

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

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

疏

正義曰五七當三萬五千
字今不足故云不敢盈據

今本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多趙氏五百四十
一字以趙氏章句章指核之其字句較今所傳不應
減少此明云五七之數不敢盈則爲三萬四千有奇
而不足五千斷非趙氏此數爲傳寫有誤若過三萬
五千則不當云五七之數不敢盈也辨釋其故趙氏
本所不同者當在孟子曰等文蓋問答則有孟子曰
孟子對曰或單用曰字其自爲法度之言則不必加
孟子曰如荀子儒效篇與秦昭王問答議兵篇與陳
轅李斯等問答則用孫卿子曰餘皆不加荀子曰惟
自言本不加孟子曰此趙氏所以定七篇爲孟子自
作史記太史公曰索隱云楊惲東方朔所加則孟子
曰三字容爲後人所加如齊人有一妻一妾章逢蒙
學射於羿章首皆無孟子曰可例其餘曾子居武
城章首亦無孟子曰而孟子曰三字在章不有之

又公孫丑上篇伯夷章首有孟子曰章末伯夷隘云云又有孟子曰亦後人增加未盡一之證凡孟子自言一百數十章則多孟子曰一百數十又趙氏於單言曰字或無曰字必明標孟子曰孟子言及丑曰克曰相曰髡曰輕曰云云其孟子謂戴不勝曰趙氏亦標云孟子假喻疑章首孟子亦後人所加趙氏本但云謂戴不勝曰經無孟子字趙氏乃以孟子標之也孟子曰于能順杞柳之性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趙注皆明標孟子曰蓋趙氏本亦但有曰字無孟子字故標之也以此推之雖未能盡得其增加之跡而趙氏之本轉減少於今本五百文章多少擬其大四十一字者約略可於此見之也

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

疏正義

曰論謂論語也謂以二百六十一法三時二百七十以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法五七三萬五千皆爲不必等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

所法也

疏

正義曰大謂字數多小謂字數少分章以布於篇每篇五千字文卽字也卒其文者

七篇每篇以五千文爲卒也論語釋文云學而凡十

六章爲政二十四章八佾二十六章里仁二十六章

公冶長二十九章雍也三十章述而舊三十九章今

三十八章泰伯二十一章子罕三十一章皇三十章

鄉黨一章先進二十三章顏淵二十四章子路三十

章憲問四十四章衛靈公四十九章季氏十四章陽

貨二十四章微子十四章子張二十五章堯曰三章

共五百六十八章此依何晏集解趙氏所云未詳所

本疑有諛字

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

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

疏

正義曰文六書訓詁

之文也義謂義理也漢書劉歆傳歆治左氏引傳文

辨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桓譚時政疏云

今可令通義理是也崇猶尙也宜通也發也淮南子

脩務訓云名可務立高誘注云務事也馬總意林云

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指務卽指事也大戴禮

託衛將軍文子篇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

直己而不直於人蓋蘧伯玉之行也鬼谷子飛箝篇云其有隱栝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陶宏景注云隱栝以輔曲直荀子性惡篇云故櫟栝之生爲枸木也繩墨之起謂不直也直木不待櫟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櫟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揚注云枸讀如鈎曲也櫟栝正曲木之木也大略篇云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櫟栝三月五月爲櫟萊敵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櫟栝不可不謹也慎之注云示讀爲寘櫟栝矯燥木之器也非相篇云府然若渠匱櫟栝之於己也注云渠匱所以制水櫟栝所以制木尚書大傳略說云子貢曰櫟栝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韓非子顯學篇云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難勢篇云夫去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韓詩外傳云礪仁雖下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栝有在是中者也鹽鐵論申韓篇御史曰故設明法除嚴刑坊非矯邪若隱栝輔檠之正佩刺也大論篇大夫曰是猶不用隱栝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書盤庚下篇尚皆隱哉某氏傳云相隱栝以爲善政何休公羊傳序云遂隱栝使就繩墨焉說文木

部云櫨栝也栝櫨也字從木故爲矯制枸木之器隱括其通借字也公羊疏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後漢書鄧訓傳云訓考量隱栝李賢注引荀子而釋之云隱審量栝之失其義矣淮南子本經訓曲拂邐回高誘注云拂戾也漢書王莽傳云拂世矯俗此云拂邪者謂矯戾其邪使之歸於正猶櫨栝矯戾其曲木而歸於直荀子有王制篇云王者之制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制度所以去民之邪謂王者欲爲拂邪之制則以孟子此書爲櫨栝也說文禾部云程品也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分爲寸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張蒼爲章程如淳云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老子云爲天下式王弼注云式模則也程式謂尺寸模範可用爲準則故云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文選郭有道碑文云隱括足以矯時李善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栝猶量也又崔子玉座右銘隱心而後動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孟子注云隱度也

孟子本文無隱括二字惟趙氏此篇叙有之劉氏所注未知所屬

洋洋浩浩具存乎

斯文矣

疏

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洋洋乎發育萬物

古注云洋洋美盛也淮南子傲真訓云浩浩淪淪高誘注云浩浩廣大貌論語子罕篇云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趙氏以孟子似續孔子如孔子似續文王孟子之後能知孟子者趙氏始焉。按孟子有不可詳者三其一爲孟子先世趙氏但云鄒人或曰魯公族孟孫之後列女傳韓詩外傳雖詳說孟母之事而不言何氏孟氏譜言父曰激公宜母仇氏一云孟子父名彥璞未知所據。其二爲孟子始生年陳士元雜記載孟氏譜曰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卽今之二月二日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卽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入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陳氏疑定爲安之謬安王在位二十六年是年乙巳至報王二十六年壬申凡八十八年譜謂孟子壽八十四自壬申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己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駁之以爲譜不足據而擬爲生於安王十七年丙申卒於報王十三年乙未其爲孟子作年譜者紛紛更訂

或云年七十四或云年九十七大抵皆出於臆全無實證可憑。其三爲孟子出遊趙氏以爲先齊後梁說者又以爲先梁後齊或以梁惠王有後元或以爲孟子先事齊宣後事齊湣攷之國策史記諸書參差錯雜殊難畫一。今撰正義惟主趙氏而衆說異同亦略存錄以備參攷而已。實未易折衷也。至居鄒葬魯之滕過薛遊宋往往任其先後歲月或據七篇虛辭以測實跡彼此各一是非多不足采。○孟子弟子趙氏注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去盆成括詳宋史禮志。國朝孟廟從祀仍明制十八人視宋政和無滕更有盆成括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侯伯封號改題先賢先儒以符禮制內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子叔浩生不害盆成括十四人皆稱先儒某氏某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張九韶羣言拾唾孟子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益以孟季子周霄朱彝尊經義攷亦去季孫

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
浩生不害餘並依趙氏宮夢仁讀書紀數略則易滕
更浩生不害益成括爲孟季子曹交周霄三書數同
而又互異竊謂曹周二人殊無取焉高誘注呂覽云
匡章孟子弟子藝文類聚亦然呂覽有匡章與惠王
又惠施問答列從遊於梁者耶而趙注却止言齊人
夷子逃墨歸儒憮然受命當在不距之科而趙亦無
明文他若高注淮南有陳仲子史記索隱有公明高
廣韻有離婁其誤罔不待辨通志離氏注引風俗通
云離婁孟子門人則傳譌自漢矣○孟子疏舊題孫
奭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孟子正義朱文公謂邵武
士人所作卷首載孫奭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增三
四語耳晁公武讀書志有孫奭音義而無正義蓋其
時僞書未出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並載之馬端臨
經籍攷並兩書爲一條云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
引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鑑丁公著所撰參附
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撰撰正
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
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今按子等無執中之說初
不載於正義惟音義有之馬氏旣不能辨正義之僞

托乃改竄晁語以質之不知晁志本無正義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十三經注疏孔穎達賈公彥最爲不阿及邢昺次之以孟子疏爲最下其書不知何人作而妄嫁名於孫奭近世儒者咸謂之僞孫奭疏予讀孫奭孟子音義序體裁有類孔氏而簡潔過之全非作疏人手筆其題曰音義序而已未嘗稱疏也曰惟是音釋宜在討論曰集成音義二卷未嘗言作疏也故曰雖仰測至言莫窮其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乎發揮則知孫氏正本止就經文及注爲之音釋且僅二卷本未有疏其所釋非第字之本音本義而已亦時就章句有所證明存示異同與陸德明釋文仿佛無取更有疏也趙氏之爲孟子題辭末曰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卽今各卷題各章首正義曰下所載此章云云以爲提綱者也語多奧衍時復用韻與全疏絕不類蓋皆趙氏原文卽在各章注末音義亦相綴屬而今概棄本來勦爲疏首以割分音義之爲章指者於疏尾則爲自作疏而自音之從古豈嘗有此疏中背經背注極多非復孔賈之遺甚至不顧注文竟自憑臆立說與其音義又時相矛盾豈有一人之作而忽彼忽此者孫氏用心詳慎音義可採者十

五六而疏不能十二至其體例之踏駁徵引之陋略
乖舛文義之冗蔓俚鄙隨舉比比朱文公指爲邵武
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實豈止名物之失哉則未
知孫氏之不及自爲而假手其人與抑孫之名盛而
遂有僞托之者與○按爲孟子作疏其難有十孟子
道性善稱堯舜實發明義文周孔之學其言通於易
而與論語中庸大學相表裏未可以空悟之言臆之
其難一也孟子引書辭多在未焚以前未辨今古文
而徒執僞孔以相解說往往繫柄不入其難二也井
田封建殊於周禮求其畫一左支右詘其難三也齊
梁之事印諸國策太史公書往往齟齬其難四也水
道必通禹貢之學推步必貫周髀之精六律五音其
學亦造於微未容空疏者約略言之其難五也棄蹠
招豚折枝蹙頞一事之微非博考子史百家未容虛
測其難六也古字多轉注假借多賴印爛姑喉卽咀
噀爾卽呼私淑卽叔凡此之類不明六書則訓故不
合其難七也趙氏書名章句一章一句俱詳爲分析
陸九淵謂古注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真謬說也
其注或倒或順雅有條理卽或不得本文之義而趙
氏之意焉可誣也其難八也趙氏時所據古書今或

不存而所引舊事如陳不瞻聞金鼓而死陳質娶婦而長拜之苟有可稽不容失引其難九也孟子本文見於古書所引者既有異同而趙氏注各本非一執誤文譌字其趣遂舛其難十也本朝文治昌明通儒備出性道義理之旨既已闡明六書九數之微尤爲獨造推步上超乎一行水道遠邁於平當通樂律者判弦管之殊詳禮制者貫古今之變訓詁則統括有書版本則參稽罔漏或專一經以極其原流或舉一物以窮其窳奧前所列之十難諸君子已得其八九故處邵武士人時爲疏實艱而當今日集腋成裘會鱗爲饌爲事半而爲功倍也趙氏章句既詳爲分折則爲之疏者不必徒事敷衍文義順述口吻效毛詩正義之例以成學究講章之習趙氏訓詁每疊於句中故語似蔓衍而辭多倍斲推發趙氏之意指明其句中訓詁自爾文從字順條鬯明顯矣於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至諸家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雜他經兼存備錄以待參攷凡六十餘家皆稱某氏以表異之著其所撰書名以詳述之彙叙於右崑山顧氏炎武字亭林蕭山毛氏奇齡字大可太原閻氏若璩字百詩宣城梅氏文鼎

字定九安溪李氏光地字厚菴鄞縣萬氏斯大字充
宗鄞縣萬氏斯同字季野江都孫氏蘭字滋九鄞平
馬氏驥字宛斯武進臧氏琳字玉林德清胡氏渭字
拙明泰州陳氏厚耀字泗源濟陽張氏爾岐字稷若
錢唐馮氏景字山公元和惠氏士奇字半農婺源江
氏永字慎脩無錫顧氏棟高字震滄光山胡氏煦字
滄曉當塗徐氏文靖字位山震澤沈氏彤字冠雲常
熟顧氏震字虞東無錫吳氏鼎字尊彝長洲何氏焯
字岷瞻寶應王氏懋竑字子中臨川李氏紱字巨來
元和惠氏棟字定字休寧戴氏震字東原鄞縣全氏
祖望字紹辰嘉定王氏鳴盛字鳳階華亭倪氏思寬
字存未吳縣江氏聲字叔澐歙縣程氏瑤田字易疇
曲阜孔氏廣森字搗仲歙縣金氏榜字輔之嘉定錢
氏大昕字曉徵偃師武氏億字虛谷餘姚盧氏文弨
字召弓餘姚邵氏晉涵字二雲興化任氏大椿字幼
植江都汪氏中字容甫寶應劉氏台拱字端臨嘉定
錢氏塘字岳原嘉善謝氏墉字金圃鎮洋畢氏沅字
秋帆仁和趙氏佑字鹿泉通州王氏坦字吉途金壇
段氏王裁字若膺陽湖孫氏星衍字淵如歙縣凌氏
廷堪字仲子海寧周氏廣業字耕厓溧陽周氏柄中

字燭齋績溪胡氏匡衷字樸齋錢塘翟氏灝字晴川
蕭山曹氏之升字寅谷長白都四德氏字文乾平湖
周氏用錫字晉園海寧陳氏鱣字仲魚甘泉鍾氏懷
字保岐武進臧氏庸字在東歙縣汪氏萊字孝嬰高
郵王氏念孫字懷祖儀徵阮氏元字伯元歸安姚氏
文田字秋農高郵王氏引之字伯申甘泉張氏宗泰
字登封。○先會祖考諱源先祖考諱鏡先考諱蔥世
傳王氏大名先生之學循傳家教弱冠卽好孟子書
立志爲正義以學他經輟而不爲茲越三十許年於
丙子冬與子廷琥纂爲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
完戊寅十二月初七日立定課程次第爲正義三十
卷至己卯秋七月草稿粗畢間有鄙見用謹按字別
之廷琥有所見亦本范
氏穀梁之例錄而存之

孟子正義卷三十

孫授易詩校字